



萨多维亚努 著

斧头

斧

头

〔罗〕萨多维亚努著

朱 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ihail Sadoveanu

The Hatchet

本书根据 "The Book" publishing House

Bucharest, 1955 年英译本转译

斧 头

〔罗〕萨多维亚努著

朱 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9,000

1979 年 12 月新 1 版 197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0 册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120 定价：0.50 元

内 容 提 要

萨多维亚努是罗马尼亚的杰出作家，在他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一百二十部作品，斧头就是其中很受读者欢迎的一部。现已有德、英、法和匈牙利等十几国文字的译本。

这是根据罗马尼亚民间故事写成的一篇小说。主人翁尼契福·里本，是个喀尔巴阡山山民，他远离妻子到边远地区去贩羊，可是一去不返，音讯杳然。他的妻子维多丽亚日夜想念，终于下了决心，同他们的儿子乔琪察出去寻找她的丈夫。维多丽亚跋涉千山万水，历尽艰险，终于找到了他丈夫的骸骨，发现了用“斧头”砍杀里本的凶手，使凶手得到应得的惩罚。

这本小说不仅细致地刻划了这个山区妇女的坚贞刚毅的性格，而且通过对这个女人的行程的描述，生动地写出了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色与风物人情。

序

斧头是喀尔巴阡山区农民的主要工具和武器。他们用斧头斫伐柴薪，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夜间还用它来自卫。他们双手挥舞着它，那双手既强壮而又勇猛，就象暴风雨一样，就象这个带着极端大陆性气候的世界一角的整个自然界一样。

好多年前，有人拿这样一柄斧头——这野蛮的中世纪的遗物——作为礼物，送给米海尔·萨多维亚努。这个金色头发的巨人，把这件饰着小花朵的铁器握在他那强有力的手里，试了试它的锋刃，忖度着这样的武器可能使人受到的致命打击，它要是落在歹徒手里就会成为杀人凶器。谁知道这柄斧头被人带着通过山路的时候，经过了多少次血的试炼，那些山路，作者跟他的祖先们一样，是很熟悉的。

后来，有一个见闻广博的老牧羊人，对他讲了象这样的一个发生在多尔纳山区某地的血腥的惨剧。那是罗马尼亚古老民谣米奥里坦里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牧羊人被另外两个觊觎他的羊群的牧羊人杀死了……

他有更多有角的羊儿，

多得不能再多啦；
马儿都是训练有素的，
狗儿又机灵又勇猛。

就在那一年(1929)的某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作者简截而坚决地说：

“我们到司丁尼沙阿拉山去。”

他不再拖延，便沿着他书里的女主角维多丽亚在寻找她那失踪的丈夫尼契福·里本时所走的道路，向山区出发了。他上溯俾斯特里察河，深入到喀尔巴阡山的腹地。由那柄斧头和“三个牧羊人和他们的三群羊”的幻影伴随着，他到达了多尔纳；又从这儿跑到尼亚格拉，然后登上了司丁尼沙阿拉，他一直在那儿攀登，直到他到达“意大利人的十字架”所在的顶峰为止。那儿，正如使人浮想联翩的歌谣中所说：

在山的尽头
连着天的地方……

他在那儿停下来，象那个刚毅的、山里来的女人维多丽亚一样，意识到路程的遥远，谛听着笼罩在悬崖绝壁上的寂静，仿佛在风和云之间看到了尼契福·里本所遭遇到的横祸，甚至最细微的情节也想象到了。在他刚刚下到苏哈盆地的时候，他已在自己奔放不羁的想象里埋葬了那个牧羊人；

饰着花朵的斧头已经以杀掉了那个罪犯而伸张了正义；同时，维多丽亚已经按照她祖先传下来的古老的传统把她丈夫的骸骨安葬在土地里，因而觉得心灵宁静，正在准备回家，回到塔卡乌她的农庄去。

现在作者在伏案工作，在柯波乌河上他自己的家里，这幢房子有尖塔和堡垒似坚固的墙壁。他仿佛被火烧着似的，日夜不得休息，在一张接一张的纸上写满细长的小字，词句自动地从笔尖流下来，热情地说出它们的故事。一切都是自自然然地出来的，仿佛这个故事是以前已经写过的。

“别吵！父亲在工作哩！”

成群的孩子和狗都走开了，他们和他们的吵嚷声都沉没在古老的花园的边缘上了。

巨人继续写下去，不停地写下去。当他停下来到他的花园里去散一会步，他那宽敞的大衣在他身后飘动着的时候，他眉毛紧蹙，人们可以看出，他的头脑还在继续工作着。他的饮食是简单俭朴的。到午夜，灯还点着，而且时常一直点下去。他的狂热是一种高度的狂热，不过为时不久，只持续十来天。他的全部著作——四十多部——都是这样一气呵成的；可是没有一部写得这么顺利，这么流畅。

完成了。原稿是清洁美观的，没有增补，几乎也没有涂改；他就那样把它装进信封，寄给编辑。

小说斧头在一九三〇年，即作者五十岁时出版，立刻引起了一连串热烈的评论。可是下面这个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作者说，两年前他到司丁尼沙阿拉山脚下去，在苏哈河上钓鱼，他曾和几位前来欢迎他的当地的当权人士闲谈过。

他听说，凡是打这些地区经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要求去看一看尼契福·里本的骸骨被找到的地方。人们不能设想，萨多维亚努竟会不用确实的材料。因此，书里所说的在悬崖边缘上的那个地方，已经刻上了标志。

斧头成了那么出名而受欢迎的小说。

普罗费拉·萨多维亚努

斧 头

I

上帝造好世界之后，在各民族之間樹立了秩序，並且給了每個民族一個獨特的標志。

他教吉卜賽人拉提琴，給了日耳曼人一枚螺絲釘。

他從猶太人里面召來了摩西，對摩西說：“你去寫下一部法典，在那個時刻到來的時候，讓法利賽人把我最親愛的兒子釘死在十字架上；此後，你的民族將要遭受許多磨難和迫害，可是我會讓黃金象浩瀚的水一樣流向你們，作為賠償。”

他向匈牙利人招招手，從放在他身邊的許多小玩意里面，挑了幾件給匈牙利人，說：“我給你赫斯兵穿的長靴和馬刺，還有橡膠，用它去把你的唇髭的尖端搞得筆挺的翹起來；你將十分自負，喜愛醇酒和婦人。”

然後土耳其人走上前來，他說：“你不會有豐富的機智，可是，憑着你的劍，你將要統治別的民族。”

他給塞爾維亞人一柄鏟子。

他請領主和王公們喝咖啡，抽水烟，說：“閣下們的命運，是要在恣意調情、道德敗壞、以至犯罪中生活；為了贖罪，你們將高高兴兴地為我的榮光去建立教堂和修道院。”

最后，山上的人来了，跪在皇座前面。上帝以憐恤的眼光瞧着他們。

“哦，可憐的人們，”他說，“为什么你們来得那么晚？”

“最威严的主啊，我們来晚了，是因为我們是随着羊儿和驢子的步子走来的。我們慢慢地走着，爬上險峻的山路，又下降到深谷里。我們就是这样不分晝夜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的，我們不声不响地走着，只有羊群的鈴声扰乱了宁靜的空气。我們妻子儿女居住的地方，是在狹窄的岩縫里，风雨雷霆經常跟我們为难。我們希望有广闊的平原，滋長五谷的田野和緩緩而流的河水。”

“你們来得最晚，”上帝表示惋惜地說，“虽然我爱你們，可是无法帮助你們。你們將保持你們已有的东西，因为，我沒有別的东西可以給你們了，要末給你們一顆輕松愉快的心，讓你們喜欢自己已有的东西。一切东西在你們看来，都將是好的；你們的門戶將經常为提琴手，为帶有烈酒的人而开；你們的女人將是美丽而充滿爱情的。”

这是尼契福·里本时常在洗礼和結婚的宴会上講的故事，在冬天，他从不錯过一个这样的宴会。他說，这个故事是从一个老牧人那里听来的。那个老牧人年青时是个犹太人，可是蒙上帝垂爱，对他启示了真正的信仰。除此以外，那个老牧人还知道許多別的东西，还認識字——这是牧民中的一大奇迹。那些滿含真理、并且那么切合时机地提出来的諺語，里本就是从他那兒学来的。

“沒有一个人能跳过他自己的影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妻子維多麗亞会斜楞着眼睛看着他問道。

“不过是一句諺語，”他会这样回答，“說給長着耳朵的人們听的。”

妻子有点儿懂得这话的意思，可是，她象所有的女人一样的多疑，每当她被刺痛的时候，她就常常会光起火来。

“事情也許是象你所說的，男人，可是，最会嘰哩呱啦的人，往往沒有說出什么。”

“你这是指誰？”里本会頂撞过去。

“指自作聰明的蠢貨和學究們。”

“真的！那么，依你看来，誰是自作聰明的蠢貨，誰是學究？”

“还会是誰呢？你問我別的事兒吧，這個問題我可不能回答你。”

“鬼附在你身上了哩，女人！”

“他明明紧靠在我身边，怎么又会‘附在’我身上呢？”

尼契福·里本的妻子維多麗亞独自坐在門口，在秋天的阳光下紡紗，她所回忆起的正是这个故事和那些針鋒相对的吵嘴。她那双似乎反映了她的头发的栗色光澤的淡褐色眼睛，有一种恍惚的神情。紡車軸似乎是自动在那儿勤快地旋轉。这个村子散布在一片从樅树林陡然下傾的斜坡上，它的农舍有木瓦的屋頂，还用一些草草砍就的木柱作为欄柵。当这个村子，还有塔卡烏这条小溪——这条在岩壑深处閃光的小溪——仿佛都被卷入夜的黑暗里的时候，那

双銳利而仍然年青的眼睛还繼續在审視着那未經勘测过的地平綫。尼契福·里本离家到多尔納去买一些羊，現在快到圣·安得留节了，他却还没有回来。在孤独中，这女人竭力想捉摸他。她不能看到他的臉，可是她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就是这样講述故事的；除了几句关于生長五谷的田野和緩緩的流水之外，这女人对那个故事沒有补充什么。那些都是从她的長期渴望中涌出来的她自己的話，她在心里反复叨念着这些話；眼泪涌上来了，一层薄翳遮住了她的眼睛。山里人的生活是很苦的——特別对于女人。有时候，沒有到时候她們就成了寡妇，現在她似乎就是这样。

用斧头或者用弯柄牧杖来賺得每天的面包，这是山里人的命运。人們用斧头斫倒森林里的樅树，把它們运到俾斯特里察河，在那儿把它們扎成木排，一直流放到世界的尽头，那个遙远的加拉茲城。更其勤勞的人們則湊集一群羊，集中留在山里，孤独地伴着上帝和荒野，直到白晝縮短了的时候。而在冬季快要到来时，他們便下山回到沼澤似的低地，以便在比較寬闊的原野上讓他們的羊群在那儿过冬。在那些地区，生活比較容易对付，她願意住到那边去，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夏天太热，而且山里人跟樅树一样，是生根在他出生的地方的。

尼契福·里本善于牧羊，是屢經証明的。他的羊儿被照料得很好，而他的牧人們是服从命令的。牧人們不單知道許多故事，他們还知道凝乳和使乳酪发酵的窍门。从名字生疏的各个地方給他寄来商业上的信件，要跟他做买卖。

为了明白信里的意思，里本就去找达尼拉神甫；然后他就到酒店里去，跟那些在喝酒这样的事情上跟他一样能干的山民們共飲。当塔卡烏河上一傳說尼契福已經接获將有款汇来的消息，吉卜賽歌手們就会立刻出現在依奥登的客店里，仿佛是被山間的急流冲到这儿来似的。这时候，这个男人就会醉醺醺地很晚才回家。女人就認為，她最好流露一下她的高兴。“七鬼又迷住你的心窍啦！”尼契福会笑着說，摸摸他那下垂的濃密的唇須。維多麗亞潑辣地、以占有者的眼神瞧着那黑黑的唇須，瞧着那双有傾斜的眉毛的眼睛，瞧着他整个体格魁梧肩膀寬闊的身軀，想到自己愛他已經有二十多年啦。年青时她就是那样地愛着里本，現在，在他們已經有了和他們一般高大的孩子們的时候，她还是那样愛他。当她过分尖刻和固执的时候，里本就認為，要及时把附在她身上的魔鬼赶走几个才好。为了这个目的，他使用兩種沒有多大区别的符咒。第一种是抽打，第二种是过去很少听見过的抽打，有人把它叫做鞭撻。女人毫不畏縮地忍受男人的暴虐，繼續发着可怕的脾气，这时候尼契福低着头，表示出极大的懊悔与伤心。过后，在他們看来，世界似乎仍旧是一个美好的、可以在其中安安适适地过日子的地方；因为，那个曾經信奉犹太教的牧人的故事已經講过，这是上帝的意旨。

他們拥有他們所需要的家当：家里有毛氈，頂樓上有羊皮，山上面有羊群。他們也有錢，他們把錢放在一只小木桶里，上面盖着柴灰。如果吃厌了牛奶、乳酪和被狼咬杀的羊

的鮮肉，就往平原上去买些蔬菜回来。他們的玉米，也是从广闊的、浴着阳光的平原上买来的。有时候，維多丽亞独自去，用五匹年青的馬儿把玉米袋子馱回来。这时候，她象男人似的跨着馬走在前头，別的馬每匹的繮繩縛在前一匹的尾巴上，低着头在后面跟着走。

在上帝賜給他們的七个嬰孩中，只留下了兩個。其余五个都因麻疹和白喉死了；他們的名字和面貌已經被忘却，已經跟花朵、蝴蝶以及这几年来生下的羊羔混而为一了。丈夫和妻子瞧着这两个留下来的孩子，觉着喜欢：里本对那个女孩子更其寵爱，她比較大，名字叫敏諾多拉，这是他从阿加庇亞一个修女那儿听来、为他所喜爱的名字；那男孩子叫乔琪察，每当里本的眼睛罩上不愉快的阴云的时候，他母亲就来庇护他。

乔琪察是維多丽亞喜欢的名字，因为这是尼契福·里本真正的、秘密的名字。这是神甫和教父，在他的命名日，当他們借圣水和圣油把真誠信仰的光帶給他的时候，給他取的名字。可是到他四岁，他得了水腫病，病得那样奄奄一息，只得請神甫来給他行臨終涂油礼。可是，就在行过涂油礼之后，琵琶琴手老拉查尔的吉卜賽老婆来了，他母亲把他卖給了她，把他打窗口递出去，收了一枚作为代价的銅币。琵琶琴师的妻子从他母亲手里把他接过来，在他額头上吹了几口气，对他念了几句咒語，改掉了他的名字，讓疾病和死亡再也認不得他。从此他的名字就叫尼契福；可是，只有他們倆在一块、沒有旁人听見的时候，維多丽亞才会用某种

声調叫他乔琪察。那年青的儿子也有那种美妙的声調。

年青的乔琪察，跟牧人們、羊群、駝子和狗一块儿到低地上，在吉吉亞河逆流水的岸边，一个名叫克里斯德希底的地方过冬去了，这地方离雅西城不远。按照尼契福的吩咐，他必須待在那儿，直到他父亲来付清造窩棚的茅草和干草的錢，同时結算了雇工的工資。到現在，一个很長的时间过去了，而尼契福还没有寄来片紙只字，說至少他的儿子可以回家去。

一个星期之前，她收到一封信，达尼拉神甫象往常一样的念給她听。年青的小伙子写的是：他在等待父亲，也在等錢，使牧人們和牧場的主人們安靜下来。“羊都很好，”他接着說，“而且，托上帝的庇佑，我們也很好；天气还是晴朗的，可是我們想着我們的家。”末了他說：“我吻你的手，母亲！我吻你的手，父亲！”

这就是乔琪察的信，維多丽亞能背得出来。从这封信上，她还知道了尼契福也沒到那儿。他給什么事情耽擱了呢？誰曉得呀？世界是那末广闊而且充滿了邪惡。

收到乔琪察的信后的第三天，邮差又在小溪的岸边吹起他的喇叭，維多丽亞又跑去接另外一封信。这是牧人阿历克夏的回信，也是那个孩子写的。是她儿子的笔迹，說的却是牧人阿历克夏的話。

“太太，从您寄給乔琪察的信里，我們得悉您还是独自在家里；我們的主人，这个羊群的所有者尼契福·里本，也沒有在我們这儿出現。我們需要工資，还需要錢去購買牲

畜和我們自己的食糧，所以，請您匯一些給我們。你把錢付給皮亞特拉郵局，那邊的人就會寫信告訴雅西郵局付給我們多少錢，以後，他們會碰面去結算他們的收付——這是他們的業務。我應該說，我認為這是有益的工作，合我的意的；這樣你就不需要騎着馬長途跋涉到此地來，強盜也不能搶你了。如果你不願意這樣辦，那或者你寫信吩咐你的兒子，讓我們出賣那些較老的羊兒。無論如何，我們的主人尼契福·里本一定會來領羊的，我們知道他是為了這群羊才到多爾納去的。”

她的男人究竟出了什麼事呢？她沒有得到他一點信息。

昨天，她曾一度充滿希望。郵差又吹起喇叭來了。維多麗亞手里拿着一張明信片，急忙跑去找達尼拉神甫。她心想：“也許是從多爾納寄來的。”

可是它不是從多爾納來的。它是從鄰近的一個地方——皮亞特拉寄來的。達尼拉神甫笑起來，笑得肚子一起一伏。可是維多麗亞沒有笑，她聽着的時候，兩頰羞得飛紅。這會兒她還背得出那張明信片，在想象中還看見那上面的長着翅膀、戴着玫瑰花冠的天使們。

這張有畫的明信片是寄給敏諾多拉·里本小姐的，上面寫着：

啊！仁慈的、甜蜜的無花果樹
悄悄地向我所戀慕的姑娘說句話吧
你的最謙恭的，吉·多波爾。